

旧日

安娟英 白帆 著

安娟英 白帆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京）新登字：0000000000

旧 日

安娟英 白 帆 著

（京）新登字：0000000000

（京）新登字：0000000000

（京）新登字：0000000000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旧日 / 安娟英, 白帆著.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171-2441-2

I. ①旧… II. ①安… ②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2317 号

责任编辑 郭江妮

文字编辑 王建玲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24 印张

字 数 320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ISBN 978-7-5171-2441-2

熬过了旧日，迎来了新生。

——李 瑛

序

王朔

最早耳闻安娟英女士是因为她创作的大量诗歌和散文，以及她主编的《中国诗人》《星星、湖风》《词坛》杂志，知晓她是一个诗的女儿、佛的信女，还是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公益慈善者。今年早春在太湖诗会有幸相见，一见如故。安娟英女士嘱我为她和白帆创作的长篇小说《旧日》写几句话，我对小说创作是行外，然盛情难却，好在文学是一个用阅读就能开一道门缝的学科。

这个小说是家族史，关氏一门三代。人类有史以来，每一个人的一生都不会脱离社会历史而单独存在，时代会给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经过一段历史时空的人统统打上烙印，这个印记是生命本体印迹，重合在时代风云中。生活苦难的外部真相，往往是因为其生活的社会形势。在西方文学理论被推崇的现今，写这样一部小说，可以说是率性之为，也是能照见作者个人思想深度的。这样写一部家族史，对作者自己，对这个时代的文学，都有挑战意味，是记录，也是对历史的思考和整理，一部作品的叙事之中，肯定会字里行间暗涌作者对所写人物、事件的态度。

文学，在这个时代，它到底是什么。是我这些年工作中常思考的一个问题。人生而孤独，在这茫茫历史和时间中，在巨大的空间宇宙中，至少在目前，人类是超然独在的一种存在。幸赖文字，让人类得以将自己的思考、观察，各种生存的体悟，予以记录与存档，将人类在万物间行走的历

程，得以以文字做一种也许有对象也许无对象的倾述。

小说在我的有限的阅读理解中，可能比较强调个体经验和将大众生活经验拿来综合，但总体讲，感性重于理性，和记史是两回事。这部小说中，作者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看过去一段时代、一个地域之上家族历史的角度，我以为这是这个作品珍贵的值得关注的品质。

安娟英过去以创作诗歌、散文见长，这次如何想与白帆合作写这样一部小说，我并不得知。做为一个先行读到这部作品的人，一个为文学工作的人，我还是很欣赏地。我的理解和感受也只是个人一己之见，还有待更多读者来检阅。

2017年谷雨于南京

(作者系江苏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主要人物表

关孙氏：关家大院掌门人，关长宝的母亲。

徐金宝：关家大院的租田户，关孙氏的情人。

关长宝：关贞荣与关孙氏的儿子。

殷小梅：关长宝的妻子。

关连忠：关长宝与殷小梅的长子。

关雅萍：关长宝与殷小梅的长女，地下交通员。

关雅琴：关长宝与殷小梅的二女儿。

关雅珍：关长宝与殷小梅的幼女。

关天生：关镇高等小学教师，地下交通员。

关根南：原名殷祖兴，关雅珍的表哥、丈夫。

谢伟明：国民党军统局上海站副站长，后任军统无锡办事处主任。

江立东：新四军“江抗”六团一营二连连长。

高 岚：新四军野战医院护士长，江立东的恋人。原关连忠的同学、恋人。

舅 妈：殷小梅的姐姐殷小菊，雅珍及姐姐的舅妈，雅珍的婆婆。

关根和：关镇桥头巷村村长、保长。

友宝姐姐：向导社、麻将馆老板，关雅萍的同乡。

吉 野：日军驻无锡关镇大队部大队长。

石 井：日军驻无锡关镇大队部继任大队长。

李松文：日军驻关镇大队部翻译，后任《文汇报》记者，被诱降后叛变投敌。

张喜子：关镇伪保安大队小队长。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2
第三章	25
第四章	40
第五章	56
第六章	69
第七章	86
第八章	105
第九章	122
第十章	135
第十一章	150
第十二章	168
第十三章	184
第十四章	199
第十五章	219
第十六章	234

第十七章	251
第十八章	264
第十九章	282
第二十章	301
第二十一章	317
第二十二章	332
第二十三章	349
第二十四章	362

第一章

其实，如果不是那年冬天那场罕见的大雪，如果不是那个惊醒在大年三十前的一个噩梦，如果不是常年吃素修行的奶奶那句颇具权威的话，关家这支血脉也就从此断了根，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关雅珍了。

俗语道：“腊八祭灶，新年来到，闺女要花，小子要炮，老妈妈吃着桂花糕，老头子戴着新毡帽。”民国二十年一月二十六日（公历1932年1月26日，旧历一九三一年腊月十九），眼看还有十天就要过年了，江南水乡关镇上劳累一年的乡亲们盼着过年能好好歇歇，打牌喝酒，走亲访友，放松一下。孩子们更是盼年，因为过年有新衣穿，有好东西吃，有压岁钱拿，哪怕只有五分，孩子们也开心得很。还可以吃炒花生、西瓜子、葵花籽，自家做的泡米糖、芝麻糖，还有玩年画片，贴年画。不仅可以吃肉、吃团子、吃糖年糕，还可以放鞭炮，拎灯笼，走街串巷尽情地玩耍。而家家户户的女人们这个时候就特别地忙，她们一边要准备过年的所需物品，一边又要和面蒸年糕和团子。

然而，关家大院关长宝的女人殷小梅却无法去忙年了，因为她此刻正躺在床上面临生产。她的腹部一阵紧似一阵地疼痛，豆大的汗珠从脸颊上滚下来，濡湿了鬓角的头发，打湿了头下的枕畔，嘴里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呻吟。偶尔，疼痛稍微减轻一点时她便想，前世不知做了什么孽，让自己托生为女人，女人一生当牛做马吃苦受累不说，还要忍受生养孩子的痛苦和艰辛。自己虽然已经生了四个孩子，过了四道鬼门关，但与

前几次相比，这次似乎更艰难，更可怕，还不知能否熬过去。她又想，如果生个男孩祖上有德，脸上有光，痛苦点也值得；若是生个丫头那就完了，家里家外不会有好眼光，街坊邻居都会耻笑，甚至自己都会瞧不起自己。因为丫头无法传递家族香火，又没有体力，难以下田耕作。而男孩子就不同了，他们是根，是火，不仅能把家族的血脉延续下去，而且天生就有力气，可以下田犁地，插秧割稻，拉禾打场，驱马驾车，总之，凡是女人干不了的力气活，男人全能干。所以，男人被称为家庭的顶梁柱，能支开门过日子。自己生了两男两女，老大是个男孩，全家高兴得不得了，故取名大宝。大家都盼着再生一个男孩，可是没想到二胎却生了个丫头，三胎还是个丫头，四胎好不容易是个男孩，取名二宝，却在两周岁时突然死掉了。

想到这里，殷小梅感到一阵心痛，哪个孩子不是娘身上掉下的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在内心油然而起。那是三年前的一个傍晚，关帝河对岸有个人家死了人，便在关帝庙下搭台唱戏。此前婆婆关孙氏曾交代不能带孩子到死了人的地方去，算命的也说过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浑身发紫，将来是当将军的料，不过得大户人家才能罩（保）得住，你们这样的人家恐怕罩不住，要想罩住，晦气的地方千万不能去。可是，自己并没在意，那天就像鬼附了身，吃完饭碗一扔，还是抱着二宝去看戏了，将婆婆的交代和算命的提醒全都扔到脑后去了。当时台上正在扔馒头，说让鬼抢吃。看完热闹回来后，正准备搂着二宝上床要睡觉，二宝却突然站起来要往蚊帐上爬，边爬边伸手去抓帐子，嘴里连声喊道：“姆妈，姆妈！”当时，自己还以为孩子是看完戏高兴回来玩耍呢，结果二宝拽下了帐子，“噗通”一声栽倒在地，没气了，浑身黑紫。婆婆关孙氏跑过来说：“完了，二宝的魂儿让鬼给抢去了！”想到这里，小梅感到心如刀割，浑身疼痛，又忍不住“哎哟哎哟”叫了起来。

叫声未落，门帘被掀开，巷里的翠翠娘进来了，后面跟着关长宝 11 岁的大女儿关雅萍。翠翠娘是巷子里唯一的接生婆，今年 60 多岁了，年轻时

就干上了这一行，镇上许多人甚至一家三代都是她接生的，关长宝也不例外，还有他们的儿子、女儿，都是经她手落地的。翠翠娘一边抖落身上的雪花一边微笑着安慰殷小梅：“忍着点，大宝他娘，一会生完就没事了。”

殷小梅或许是看翠翠娘来了，或许是翠翠娘这常挂在嘴边的几句话起了作用，紧张恐惧的神经稍微舒缓下来，她好像感到不那么疼了。于是，就请翠翠娘快坐下，并问：“外面下雪啦？”

“可不，下得还挺大呢！”翠翠娘答道。

关镇常年多雨少雪，即使最冷的寒冬腊月，也就象征性地飘飘雪花。今年却不同，从昨天午夜开始，忽然朔风骤起，吹得窗子呜呜作响。大风足足刮了半宿，至天明时分，风势才逐渐减弱，但天依旧阴着，灰蒙蒙的。到中午时风停了，天气却出奇地温和。大约下午两点多钟，天空飘起了雪花，先是一朵两朵，飘飘悠悠，似有似无。然后，便是七朵八朵，边下边融。慢慢地，雪越下越大，如榆树叶子般大小的雪花一片接一片地斜飘下来，铺天盖地，一层又一层，不一会儿就覆盖了瓦楞、屋顶、树木、天井、街巷、道路……世界一下子变得漫天洁白，寂然无声，好像被悄悄埋葬了一般，又仿佛顷刻之间被一条硕大而洁白的圣毯严严实实地盖住了。

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冷，而这样一场大雪更是江南所罕见的了。

这时，屋子里又传出殷小梅痛苦的嘶喊声。

关长宝在堂屋里走来走去。他时而坐下，时而又起身踱着步子。今天，他依旧戴着那顶无沿旧毡帽，脚上趿拉着一双鞋。微锁的眉头下，一双不大的眼睛隐含焦虑，鼻下戳着的那抹八字胡，时不时因为内心的激动而微微上翘一下。他上身穿件对襟棉袄，下身系一条竹裙，左手握着一把铜质长嘴酒壶，右手习惯地揣进棉袄右侧的口袋里。这酒壶在他手里不知经过了多少次的抚摸，在冬日微弱的光线下闪着黄金般的光彩。关长宝每踱两个来回，就打开酒壶盖，仰头呷上一口他自己酿造的醇香微甜的米酒，八字胡再次上翘一下。他来回地走着，连呷了三口酒。今天不知

怎么回事，这米酒竟如白开水一般，到嘴里一点味道都没有。他仰天叹了口气，一种莫名的烦恼油然而生。

关长宝是个独子，幼年丧父，是母亲关孙氏一手把他拉扯大。因此，未免有些娇惯宠爱，凡是出力气的活儿一律不让他沾手，即使后来娶妻生子，体力活也基本都由妻子殷小梅包下了。或许是小时身体没有得到足够的锻炼，或许是南方人普遍的特点，他生得不高，身材瘦瘦。虽然干不了扶犁、耕田、插秧、收割之类的田间农活，却擅长做一些带有技术性，无需花费多大体力的活儿。于是，他选择了做豆腐这一行当。其实，做豆腐这活并不轻松，每天要早晨两点多钟就起身，磨豆、过包、点花、压浆等，直到豆腐制成，要忙几个小时。好在这些重体力活儿都由妻子和雇来的师傅干，他只负责点豆腐等技术含量较高的环节。

关长宝膝下现有一男两女，本不想再要了，孩子多了负担重，操心受累啊。可是，因为二宝没保住，只剩大宝一个男孩太少了，一旦有个闪失就不好办了。再说，这下田干活还真是男孩给力。女孩生多少都是给人家的，养大就飞了，白费心思，到头来什么都得不到。于是，他想再要个男孩，然后就不要了，踏踏实实地过日子。所以，这次小梅有喜之前他就和她商量过，如果生男就留下，生女干脆就扔掉。老婆没表态，毕竟十月怀胎，血肉相连，难下决心呀。但考虑丈夫说的也有道理，便以无声做了默许。于是，小梅闭上眼睛默默祈祷，请菩萨保佑自己生个男孩。

关长宝边踱着步子边想着这些，不觉踱到中堂那幅鲤鱼画下。猛抬头，看见画上那条已经变黑了的鲤鱼正欲从水中游出来，活灵活现。这是一幅神奇的画，是关家祖传下来的，据母亲关孙氏讲，这幅画是天寿堂里一个法号叫“妙竹”的和尚给画的，画上的鲤鱼能随着天气变化提前变幻出深浅不同的颜色，比如明天的天气将晴转多云，有雨或雪，这鱼就开始逐渐变黑，整幅画面也昏暗下来；如果明天多云转晴，阳光灿烂，这鱼就变得透亮鲜活，甚至身上的鳞瓣都能看得清楚，整个画面也清晰明亮，比天气预报都准。后来，很多人知道了这幅神画，有的要花钱买，有的要用

米换，有的则想偷。因此，这幅传家宝一般的神画平时不敢露面，只有到了要过年的时候才挂上去。昨天早晨挂上去时，画上鲤鱼身上的白鳞闪闪发光，预示天气晴朗。可是到了下午，鲤鱼身上的颜色就逐渐加重，整个画面也变得昏暗起来，果然昨夜狂风骤起，今天就大雪纷飞。

这是什么征兆？难道老婆真的要生个丫头？

关长宝的眉头不觉拧成了一个疙瘩，鼻下的八字胡上翘的频率增加了，来回踱步的双脚也迈得更快了，甚至有点慌乱。

卧室里，产妇殷小梅又喊叫起来。从开始有感觉到现在已经四五个时辰了，还是生不下来，身下的被褥早已被汗水湿透了。她感到浑身无力，或许这次真的要麻烦了，要走进地狱的大门口了。

不知过了多久，羊水终于破了。翠翠娘一边用双手挤压着小梅的腹部，一边大声喊：“使劲，大宝他娘！使劲儿，再使劲儿！”

片刻，随着两下拍打声，“哇——”的一声啼哭，打破了这冬日午后苍凉的沉寂。

随后，一盆血水“哗”的一声泼到门外的雪地上，给灰蒙蒙的雪天留下一抹大红，如一个巨大而短暂的惊叹号，慢慢地消融在孩子的啼哭声里……

“是儿子吗？”小梅急切地问。

“是个女儿，大宝他娘。”翠翠娘答道，把孩子抱过来给母亲看。

“不要抱过来了，不看，我不看，撂到地上吧！”

小梅冲着翠翠娘大声吼着，随即就转过头去抽泣起来，嘴里喊道：“快呀，把她扔到地板上去！别抱了！”

翠翠娘本想劝殷小梅几句，可是，见她这个态度，心里很不愉快：“她自己生了个丫头倒好像是我这接生婆的过错。接生这么多年，有男有女，还没一个人像她这样对待自己的。”一气之下，翠翠娘将孩子垫了一块褥子，“咚”的一声撂在地板上，转身走出了屋子。

此刻，住在南厢房里的婆婆关孙氏见翠翠娘走了出去，忙从屋里颠着

小脚追了出来，喊道：

“翠翠娘，吃完饭再走啊！”

“不啦，我还有事！”

“生了个什么？”

“丫头！”

翠翠娘没好气地回答着，头也不回，怒气冲冲地快步离开关家大院，反手“咣当”一声关上了门。

关孙氏不知何故，正在纳闷间，忽听上房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她忙疾步走过来探望。但是她信佛，又不能擅自闯进生孩子的“血房”，就扒着门缝往里看。

突然，屋里地板上一个挣扎的赤裸婴儿映入她的眼帘，旁边蹲着雅萍。

关孙氏心里猛地一紧，嘴里小声骂道：“这两个混蛋，生个丫头就不当人呀，往地下扔，看来是不想要了！”忙喊：“小梅，小梅，长宝，长宝！”

无人应声。再看那婴儿，还在蹬着小腿舞着小手响亮地啼哭，身子已经冻得发紫。小雅萍急得团团转，蹲在孩子身边伸出小手，不知怎么办好。这时她听到奶奶在门外的喊声，忙站起来转身喊床上的殷小梅：“姆妈，姆妈，奶奶叫你呢！”

殷小梅扭头看了一眼，又把头缓缓地转了过去。

关孙氏来不及多想，转身跑回南厢房。片刻，她拿来一根竹竿一团棉絮，来到上屋门旁。只见她利落地将棉絮缠在竹竿一头，从门缝里将竹竿伸了进去。屋里，小雅萍接过棉絮，盖在了挣扎的婴儿身上。

婴儿身上有了暖气，慢慢止住了哭声，门外的关孙氏这才轻轻松了一口气。她今年虽然已59岁了，但脸上的皱纹并不多，还有一点红润。头发虽然有些花白，却梳理得一丝不苟，用红头绳在后面挽了个髻，显得干净利索。她上身穿一件自己织的粗布灰外衣，下身着一条青色长裤，裤脚紧

扎，三寸金莲的小脚上是一双没有绣花的青布鞋。

看看孩子暂时没事了，关孙氏就对门里的雅萍说：“阿萍啊，你好好看着，一会儿我去找你爹来！”说完，就去二道门外的小佛堂里念佛，求菩萨保佑孩子平安无事。

雅萍知道爹怕奶奶，担心他会挨奶奶的责骂。等奶奶走了，她立刻起身跑到堂屋，将父亲关长宝拉了过来。

其实，刚才这边发生的一切，关长宝在堂屋几乎都听得清清楚楚。他长吁短叹，嘴里嘟囔道：“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

看来鲤鱼画的预兆和刚才自己的心烦意乱，都准确无误地证明：老婆殷小梅生的就是一个丫头片子！“咳，倒霉！”关长宝没有心情过来安慰产后的妻子，更没有心思过来看一眼老婆生下的这个丫头。他目光呆滞，心里正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处置这个不请自来的孩子。突然，他听见“咚”的一声，接着便是婴儿的啼哭，然后便是翠翠娘悻悻地摔门而去，再稍后便是母亲关孙氏颠着小脚跑来跑去。他知道，这件事只要母亲一插手就不好办了，不仅因为母亲是这个家的当家人，而且母亲信佛，讲究不杀生。他的心有些慌乱，一时手足无措。正在这时，他突然听见母亲喊殷小梅和自己的名字，吓得他一屁股坐在了那张祖传的太师椅上，手一抖，铜酒壶掉到了地上，壶盖“咣唧唧唧”滚出老远。他不敢出声，只有嘴角的八字胡紧张得不住往上翘。此刻，他真想找个地方躲起来，装作里屋发生的一切他都浑然不知。

好不容易等到母亲走了，关长宝紧张的情绪才稍微放松下来。这时，大女儿雅萍急匆匆跑进来，嘴里喊道：“爹，快过去看看小妹妹吧，一会冻死了！”说着，拉起他的手就往里屋走。

关长宝随雅萍来到里屋，他蹲下身，皱着眉头看了一眼地下的孩子。只见孩子紫红的脸庞，头颈处满是褶皱，手脚在不停地舞动。关长宝忽然感到有些恶心，他觉得这个孩子生得又瘦又小又黑又丑，甚至还不如自己养的大黄狗前几个月生下的小狗阿青胖乎好看。更主要的是，他不要丫

头，却偏来了个丫头，现在已经有了两个丫头了，又多一个有何用？他想起此前与妻子小梅的约定，心里便有了主意。于是，他下意识地望了一眼窗外，雪下得更大了，迷迷茫茫，什么也看不清。他心一横，抱起孩子就向门外走去。

“爹——”身后一声稚嫩的呼唤，止住了关长宝的脚步。他回头一看，小雅萍两只大眼睛闪着凌厉的光，直视他的脸，问：“爹，你要把小妹妹送到哪里去？”

关长宝略微犹豫了一下，说：“小孩子，别管那么多！回屋看看你妈去。”说罢开了门，到外面找了一个养蚕用的蚕匾，将蚕匾放到天井里一边的雪地上，然后将孩子放到蚕匾里，转身便往回走去。孩子遇到冷空气，大声地哭叫起来。关长宝略一迟疑，差点被一个小小的身影撞倒，他一愣神，一个女孩从他身边“哧溜”一下钻出了门，他看出是自己的大女儿雅萍。“阿萍，阿萍，你上哪去？你给我回来！”话音未落，雅萍已经没影了。

少顷，只听二道门外有人喊：“关长宝，你给我出来！好好的孩子为啥要扔掉啊？”

屋里依然没有声音。

雪地上，蚕匾里赤裸的婴儿被冻得缩成一团，大声啼哭着。哭声穿过这黄昏时节飘落的雪花，响亮而清脆。

突然，“嗖——”的一声，母狗阿黄带着它的儿子阿青跑到了蚕匾旁。它们先是用鼻子嗅嗅蚕匾里的婴儿，然后伸出舌头舔了舔婴儿的脸。这时，已到门外的关孙氏和小雅萍被吓坏了，担心婴儿被阿黄咬伤。关孙氏忙喊：“阿黄，阿青，走开，回屋去！”

阿黄好像是没听懂主人的话，抬头看了看关孙氏，然后围着蚕匾转了几圈，突然趴在了蚕匾西侧的迎风处，阿青趴在它妈妈对面的东侧，它们用自己的身体将蚕匾里的婴儿裹在中间，挡得严严实实。同时，阿黄又将自己毛茸茸的尾巴蜷曲过来，盖在了婴儿赤裸的身上。小狗阿青也学着母